















鬼女的標不

署秋王

南太行山一帶流行發瘋病的時候，會犧牲了許多的好些忠勇的同志，一貫莊同志就是其中之一。關於他的情形，中央社有過通訊（見四月廿四日各報）。在通訊中也說起莊同志的父親曾收到他的女親王顯靈米函，告訴他：「我將原函寄你，死著。」在撫養我們臨深懷念死者，「這新中國先生的不朽典範外，並向黃老先生和殷雪同志的遺孀切慰。」

——讀者

（似船）十餘，兩山頂石洞，君廷突然躍出，以手前  
進，約射率，數敵即斃，其敵四散奔逃，即風吹散  
前炮。七時，敵自山頂登山，以砲架下射，焚燒  
洞口，君廷度不能守，恐賊生存，乃飛步出洞，誘奔  
陡崖而下，其後，敵始歸還向前，圍住洞口，其賊始  
志寇落被殺。

亥九時，敵復至，斃敵力萬山，潛入敵洞，飛行  
捷跡山，時峰月正明，雲霧迷離，無血無傷，風聲震  
響，復用前額，傾敵奔逃，然已心胸不甯矣！其時勝  
不知悲勝，不感虧損，戰後某，與君廷雙手相握，

人猶笑，以爲戲也。至期，則一書尺牘，見於小兒手裏，則以爲笑。爲之叱咤勃然。乍則咆哮，繼則更其痛哭，因閉之若石椁，頃刻，俄爲少息，不置。亞夫、璵子、璵齡，即齊集環立，以探其胸中所有也。聞已無從知矣。共其哭，繼則下跪下叩，繼則貼膝痛哭成聲也。

○婦自告母次人趨進以湯，洗婦手面，端不與與璵子，乃獨自行其禮，衣白布衫，生男與諸家，臨臨對行其禮，一不或失。月夜，又爲禱好安其山，焚燬燬三神之靈，最敬者，禱于其花莊，故其前。

電報假：「我的心和血液裏  
上起一陣陣的抽搐。」  
「我將昇狂飛躍至在  
對面南京中斷舊地工作處，  
」君在轉本行動後，「已  
就跳進了那一股兒友人的  
投」，我生時希望這可能  
的；經常時只希望「飛血  
」還不一定意味著「飛血  
我過忙找出了十二月

劉和這樣一個道盡痛苦  
的女英雄知正是我，一  
個還至今個兒友人的  
。我的頭髮蓬出於了，掉  
也和我先愛之感在淚中顯  
落，交映着。

接觸而來的感覺是美  
憂和惻隱：憂的是她的  
我發狂的記，惻隱的是  
我的絲存，一縷髮兒已

在舊日期的會員。從他的新思想，和感覺到組織是有必要將那樣的熱心組織了，但他們的性格却總是屬於兩個完全不同的典型。○證明是難的，內向的，消在過去，的憧憬和未來的。於是終日，情感和理智的矛盾終日苦惱着他。而苦惱着，她悲劇的，悲劇的，悲劇的。

置證明是難的，她很難的，她的工作。

她後來在交通大學研究所寫我的一個助手的位置，跑到上海去了，我也以被開到南方去，但君廷盛是為她的理想工作着，而且加以發展和担負更艱難的任務。

有一次，當我坐在

[illegible]

的新女性的典型，因為，她跳出了她自己的舊環境。在戰鬥的環境的鍛鍊中，克服了自己的階層意識，走上了新時代的尖端。

紀念文苑

龔 澎

「開張一便就別」，今年在臺北支持抗戰的老友——劉文輝同志是與蔣同志之夫。直到結婚前的一月，便生離了，不幸竟成死別。劉同志是黨同志的忠實黨員，也是黨黨的損失！劉同志喪喪於中央命劉同志重慶工作時，黨中諸不知劉同志已經結婚，而他解決未以此理由向黨中央提出任何要求；及劉同志同志返重後，負責同志知此事後，曾向黨北特請，讓劉同志回國，並派同志，協助工作，雖經劉同志婉謝，未獲批准，劉同志尚未能提出任何要求，但劉之憂慮情形日見以發達，因同志情誼之深，寫信之多，就在郵政局代售信箱中，也可窺見一二。確誠敬慕，茲波致於一個未識面的同志的真金和敬意。

讀者：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七日。

每個人都說：「幹這個太打虫蟲！」

在我臨動身前，我的太太上上海城隍廟燒了一回小香，是——一九三八的冬天。我在總計金銀器廠工作，米錢可全。我們到上海，有一位新來的同學的學生要來參加我那部門的工作。提議的太太每個月得一個同事和我談話，好的心情等待這「留學生」因為我門嚴厲監獄住，吃小米包谷，穿草鞋，睡大房，學生營養過剩的並不少啊！

「不曉得，那天，我們移居了。」

……

當我終於

我所診

出幾萬

了解我

害處。

國地而

前做個

想了一

這樣。

你。

個粉子不都到這兒來，都具備了。我曉得自己不是同志才去，他門怎忍看官且目諸位呢？那時又不能把已定得明明白白的短處，只有文章；但這是從前情而助發我的。他非常愛我——他對我的強固最以於此。正巧，我不願看他而我和他吵起嘴來。但想靜下來，我總忘不了他的批評語。就是「他給我的朋友太少！」

我愛我的朋友太多，大部份是女人，和一個父親。

我愛我的親友，我總是忘不得美。當我以活生生的生命時便是活中不地立於自己。於是，我們同時力求和

對表尺——緊隨着地帶的有利條件。

我找個……我的時候，已經成為我的

工友了。我們做了一條七年的東

路。現在我在做一個工頭，他不知道

將來你死後要成什麼人？他不回答

話：「我將來死後要成一個大官。」

聖高。現在我正任幹員已好的意

見。我已馬路主議院說，更不能

工程師無用。

我於是在一九〇九年九月一日

得正同志志（左權同志妻）——編者  
我記得，我在出獄後不久的一個寒風  
的嚴冬，在溫州，我們各人買了一塊塊  
手紙，一個個給左權同志和文萍同志想  
到，這手紙會給他們，我因此覺得，  
我應該去接好和他們會給我一見我而  
到溫州去信；我也記得人們在寒風中  
每十個來一個，並被嚴峻地說：我親朋  
有恨，這恨他太苦了，更因中國軍隊  
執約。

一則以賞我僑胞。二則以慰我僑胞。  
愛的朋友，我為你慢慢地被開土  
塊奪去的土地而感傷地流淚。我們  
的同志們的忠誠與勇敢。她將是  
中國最快樂的一位母親。她本身  
人丈夫的歸國。我要在遊歷  
和敵人作殊死戰的同志們，老媽  
們是要盡他們的力量而現出土地，  
成爲我們所佔領的姊妹城市。  
放我們，我會加倍地受文獻道

南湘潭。於民國二年  
四月十九日，誕生於武  
羅縣家宅。畢業於武昌  
立師大附中及復旦大學  
經濟系。抗戰後，初  
沙坪壩女工運動會  
來時隨其母暫居粵省。

最後決定到太行山服

陰曆 西山 昌國 大學 在長 後 工作 申做

## 新女性的興型

狀  
君

大方，沒有怎樣修飾，但很整潔，有點像男子，沒友們的開玩笑。

當我在香港遇到童明活，與敵寇戰鬥時驚險

鮮血獻給祖國，獻給地黨

悼君珏同志

尹倫

「這不是一點小事嗎？」  
我還沒有找出十二月四日炸藥，一眼瞥見了中央社報告君廷死時的情形：帶著炸彈跳動着的心急於抵禦死罪。」

君廷真的殉國了嗎？還是——康素維特，這是偉大的戰爭中一個悲壯人物的死呢？

我們是悲劇的同情者。我們的悼言，幾要變成亡國的號哭；說出的傷語只是我們偷生！縱使不是徹骨的死人般的陰生。

是的，君廷的「嘆血」——證明民族解放戰爭的決意；他懷抱中華民族的榮譽的兒女以鐵成鋼的，難

才思敏捷，情懷慷慨，樂於助人，是當時最感動的。她的笑，在現實的行動中活著，鼓勵著。談起時事和更嚴峻的問題來，她沒有意興形骸深入，但也說出一番道理。她表示厭倦那些是類於「花籃」的地位，還打算要抄寫字的手稿工作。

更動有「任務」的，當晚在茶館意外事所困惑的時分，君狂突然來了——「雖然『飛』來了。她替我把提國打」，告訴我所謂做的情事。約定明早是我當時所得。對劉君狂的新印面。自從這次極短促的會面以後

如果說青龍，如鯢自應照舊。但青龍已非青龍，而青龍之困於「結果」，終究不以不拿自我「解決」他的矛盾。然而君廷却走著與他的哥哥相背離的路。我看不出有深刻的前情，但更不認爲他的青春和精力不能不爲他的國憂中。

三年之前，我曾背次會見吳君廷同志於青東市前線。她穿了軍裝，留著短髮，風風火火，至公斷至果在我的腦海中。

這服務於本報華北分館。歷三年有餘。這樣的工作，並不在乎口會幾幾非境者，深知他們在執筆戰鬥之外，必要時尚須不翅試鋒來，與華北軍民共同在敵人剝奪播道中，作浴血戰鬥。他們才當得國民

東國志：相信並非北狄的於德何志，相信高的士政策，「三」財政策，相信新民主主義，相信共產主義，相信我們同志，相信替他們，是爲了幫助他。但相信替他們，我的妻子我在提議，我知道，護衛控人，只爲我不舒服，總就永遠對得起我的親愛的朋友，我的神了。他的這

的爲人非常寬宏，他並不斤斤於功過，但國體較一個好。一次，他的散漫未及尺和品——已經成爲我的笑話。『零六年七月的東京遊學』中，我對工部局建築師的工廠設計，「他不了解我國傳統一個坐落機器廠的工廠」。

我們很年輕，屬於藝術末流最後的話題。我記得他在左上山坡上送我們一行到車站，得到志願同志（在當時正當的）批評。我和二人走出門不緊要地談論下風扇，「我本人」正託人帶信給左權和胡仁之，謂這二人都會回國亡命。我說這何種計劃多麼愚蠢。

會談結果是：陳博同志等站  
人。我也記  
妻——編著  
的一海濱園  
實了一塊菜  
却不想  
我既已歸  
九且我而

不，也不覺這道規則而消逝在大海中  
了陣狂浪和風暴，我拾起頭來，決將  
文華中斷下的事業繼承下來，可以  
紀念他，則以貫徹我的信仰。

一個朋友：我和你一樣地愛海太  
行山，愛廣闊的土地。因為她是我  
最寶貴的土地，我的妻兒的樹木身  
體，我生命快樂的一段，我愛她，她本身  
是我丈夫的榮譽。我更愛她，獨立

她原名建齡，籍隸湖南湘潭，於民國二年陰曆四月十九日，誕生於衡山縣寶家宅，畢業於武昌國立師大附中，及復旦大學經濟系。抗戰後，初在長

我們幾個近來的人就取名叫「他」，他

[illegible][illegible]

沙鮮一雄女護民工，後  
來即隨軍赴冀魯兩省工作  
，最後才到太行山賊中做  
戰地新聞工作。今年五月  
二日，在敵人掃蕩魯東南  
的戰役中殉國，這一天也  
即是她三十歲的誕辰（陰  
曆四月十九日）。

[illegible]

一個月便過了。橋兒要娶的兄弟，我們願意當媒人，爲他的快樂。我們在這小小的山房裏，找到一種福，我們刻上了名字和找到的日期。他能够和一個一生生，日去去地愛着，再結婚的時候，和他在梅上的頭上，用針給我縫了一九九天。

會也沒有！

我痛哭！我不再回呀！

我的靈魂在父親世界之邊，面對人的生死已經作一個惡考之役。人有幾種生命？自然界的規律，人的死或不死，主觀決定，也不由他他的和愛他中的人。貧賤生命，而且，可以多得到福和，給他一

有兩情事請求你。請你替我寫封信去告訴國長文素卿和週世的情形好嗎？我現不知道他處什麼病，時間日子都不定。還有，請你不要笑我，假使朋友跟在那塊地，不被軍中傳聞所毀壞，現在我們隊伍保衛之中，特別有危險的時候，我懇求你委託附託的同志和老姓在它上面種植一些樹林，讓牠們在這荒涼的西南角上，一些樹林的智慧。

三年前，短促的會晤，而今已成水調。唯一可以告慰死者的是本報東北分館並沒有因為敵人的持護而堆積殘骸。他迄今仍在戰場中出版，為東北敵後軍民的抗戰戰角。前者仆，後者繼，大家仍在

的參考也看過，而我呢，却茫得連「在任何生活上的問題，他完全服從我」愛惜我，但是我的招，對我小資產階級性的我來，他却是毫不放鬆的和我

我，告訴凡是我需要我，我無家掛去。我覺得我

人的生命  
並不存在。  
人化病骨。  
般父與  
同志的人  
努力！  
臨以無垠的友情和姊妹之愛說你  
冀澎 民國卅一年十一月廿九日  
深夜於廈門。

踏著先烈的血跡以前進。  
我們總有一天將勝利的旗  
幟，插到鴨綠江邊，來告  
慰喋血太行的先烈！